

荷香深处，文脉生生不息

——荷泽重华书院的兴替沿革与文教薪传

书院小档案

名称:重华书院,曾用名爱莲书院;民国迁址后称重华学院

兴建时间:明代万历年间(约1573—1620年)

原址位置:古曹州城西北隅,今菏泽市牡丹区广福街(原菏泽烟厂北端)

现存状况:仅存地名,原址已无地面建筑

代表人物或轶事:李天植祖孙接力兴学,梁漱溟受邀来曹复办讲学

在古曹州城西北隅,今菏泽市广福街一带,曾矗立着一处影响深远的文教高地——重华书院。作为菏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存世最久的知名书院,它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,历经三百载风雨,完整走过了兴盛、改制至近代革新的发展历程。这里既是菏泽崇文重教民风的重要实物载体,亦是曹州大地尊师笃学文化基因的鲜活见证。

贤吏肇兴·祖孙接力续建书院

重华书院的创建与发展,离不开明代贤吏李天植与其孙李征仪的接续耕耘。

李天植(?—1636),字性甫,号冲涵,广德人。

水泊「三雄」孝名传

“阮氏三雄”又称“阮氏三兄弟”,是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的统称。他们都是古典文学名著《水浒传》中以水战技艺著称的梁山好汉。

《水浒传》记载他们为一母所生,民间传说却是一胎所生。为何取名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?有没有老大、小三、小四、小六?

传说“三雄”的父亲是梁山水泊边一位打鱼的穷苦汉子。因无田地,终年守在船上,吃尽苦累,四十多岁才娶上媳妇。次年媳妇一胎生下三个胖小子,不料当年便撒手人寰。阮老汉既当爹又当娘,白天打鱼,把三个孩子拴在船舱里;夜里睡觉,把三个孩子搂在怀中;孩子饿了,便挨门串户求人喂口奶。几年后,弟兄三个竟长得高矮胖瘦、容貌别无二致,连阮老汉也难以分辨。

阮老汉心想:儿子都这么大了,还没名字哪行?并非不想起,只是自己不识字,不知该起啥名,便一直拖着。平日里不管叫哪个,三个一齐到跟前,一个做错事,转眼又认不出来,阮老汉哭笑不得。

一晃几年过去,三个儿子长成三条好汉,练就一身好水性。这年冬天,阮老汉突然病倒,三天水米未进。郎中说,这病非得吃一种叫“泥里钻”的鲇鱼才能治。可这鱼平时藏在深水淤泥中,网根本撒不上来,又值寒冬,捕捞极为不易。

三个儿子听了,面面相觑,转身出了家门。

傍晚,三人一同回来,浑身湿透,衣裳结满冰碴,冻得直打哆嗦,每人手里提着一条“泥里钻”鲇鱼来到爹爹床前。阮老汉心疼不已,忙催换衣,说:“你们三个都是孝子,我死也知足了。看这鱼大小不一,郎中吩咐要有斤数,你们称一称,我好掌握。”三个儿子赶忙称量,结果三条鱼分别为二斤、五斤、七斤。阮老汉忽然想起一事:“你们兄弟至今无名,今日为孝敬爹爹舍命捉鱼,就依各自捉鱼的斤数取名吧,二斤的叫小二,五斤的叫小五,七斤的叫小七。”兄弟三人连忙应下,从此有了正式名字。

随后,阮老汉将阮小二叫到跟前,低声嘱咐:“小二啊,你便是大哥,可水上功夫还数你差些,要下苦功,为弟弟们做好榜样。”从此阮小二狠练水上功夫,终成名副其实的大哥。

他们曾到郓城宋江湖打鱼捞虾,也到宋金河劫过官船,留下无数传奇。父亲去世后,三人无所牵挂,不愿再受官府和湖霸欺辱,便投奔了宋江的农民起义队伍。

“阮氏三雄”是梁山水军最早的创建者和核心力量,是梁山义军的根基和支柱,掌握水军绝对指挥权,在保卫水泊梁山天然屏障中地位至关重要。梁山一百单八将排座次,他们分列第二十七、二十九和三十一位,绰号“立地太岁”“短命二郎”“活阎罗”,对应“天剑星”“天罪星”“天败星”,为梁山义军发展壮大屡建战功。

魏建国

民间故事

隆庆五年进士,为官二十余载,清廉务实。任职江西饶南道参政期间,曾守护白鹿洞书院,捐俸购置学田,积累了丰富办学经验。

履职曹濮兵备道时,李天植深谙“教化兴则民风淳”之理,选定古城西北隅二十四亩空地,亲自主持营建书院。书院定名“重华”,根植菏泽深厚的舜帝文化底蕴。《史记》载舜“耕历山,渔雷泽,陶河滨”,多处圣迹坐落境内。李天植先建重华祠祭祀虞舜,再以祠拓院,寄托“承舜道,正人心、育英才”的办学初心。

彼时书院规制严整,核心讲堂“精一堂”,取《尚书·大禹谟》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之意;后院“文明阁”专祀虞舜。全院配厢房、仪门、回廊亭榭,四周筑垣凿濠,堪称明代菏泽书院典范。

二十余年后,李天植之孙,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李征仪接续文脉。万历四十五年(1617),时任巡盐御史的李征仪途经曹州,见祖建书院风雨侵蚀,当即捐俸银三百余两启动大修。在其感召下,山东按察使、曹州知州等纷纷捐资,不仅修缮破损楼宇,更拓宽讲堂,增建瓦轩、回廊及霭云斋、小乾坤等建筑。万历四十七年(1619),书院再度扩建,增设文昌祠、养士仓,将李公祠、乡约所纳入布局,改木桥为砖桥,立“虞门”牌坊。同时,李征仪购置数顷学田,以田租维系书院运转,建立长效保障机制。经此番修缮,曹州文风大振,万历年间涌现举人十余人、进士十四人,千余名士子在此求学成才。

荷院兴废·百年更迭弦歌不辍

明末战乱,书院讲学一度中断。清朝定鼎,文教复苏。乾隆十六年,曹州知府周尚质亲赴旧址勘察,启动全面改建。此次修缮保留核心建筑文明楼,扩建斋舍与三层讲堂,新增春风堂、爱莲亭。改建竣工正值盛夏,院内荷花盛放,周尚质取

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之意,将书院更名为爱莲书院。彼时亭台临水、荷香满院,本地文人李登明曾以“四围荷叶擎青盖,一树槐花变赤霞”描摹其景。任职期间,周尚质还邀丁忧返乡的名臣刘藻编修《曹州府志》,为菏泽留存珍贵文史资料。

乾隆四十八年,菏泽知县谢肇润再度主持重修,仅三月便焕然一新。为接续舜帝文脉,谢肇润恢复“重华书院”旧名,改“精一堂”为“兴善堂”,增设谈经斋、拜石轩、好问斋。此后嘉庆至同治年间,书院整体格局与办学体系均延续乾隆时期风貌。

清代中后期,书院名师云集。乾隆年间,安徽怀宁举人、书画家余鹏年主讲重华书院,编撰《曹州牡丹谱》,填补了本地文化研究空白。晚清,姚舒密、张梅亭等进士名士先后驻院讲学,持续为鲁西南培育人才。

经费与管理方面,书院形成完备体系。经费主要来自官府划拨的九百余亩学田租金、各界捐资利息与常年捐赠,鼎盛时存银两千六百余两、铜钱四千余串。院董会统筹管理,山长主理教务,面向各县择优招生,兼顾科举需求与自由讲学传统。

名士聚力·破旧立新探索新途

1901年,清廷颁令废除旧式书院,重华书院改为曹州小学堂,但其文脉精神并未中断。

二十余年后,在菏泽近代教育先驱王鸿一与



古曹弦歌·书院寻踪

思想家梁漱溟共同推动下,重华书院得以复办。

王鸿一早年留学日本,归国后兴办新式学堂,曾任曹州中学堂监督,选派学子赴日求学。任职山东提学使期间,募资扶持省立六中设立励学社,在北京创办南华学会安置曹州籍学子,资助何思源等人赴美深造。1924年,应王鸿一之邀,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,赴曹复办重华书院。书院沿用旧名,确立“集合同志,分途研究,冀于固有文化有所发挥,立国前途有所规划;同时指导学生研究,期以造就专门人才”的办学宗旨。教学实行全院周会讲与分组研讨相结合,打破新旧壁垒,吸引陈亚三、熊十力、黄良庸等学界名流执教,形成享誉一时的“曹州学派”。儒学大家高赞非、史学家阎宗临皆出于此。

然受时局与经费所限,新式办学未能长久延续。1925年春,梁漱溟将校务托付陈亚三,离曹返京。1929年,书院迁至郓城黄安镇,更名重华学院。1930年王鸿一病逝,学院失去核心支撑,最终停办,绵延三百年的书院实体办学就此落幕。

从重华书院到爱莲书院,再到重华学院,这座三百年书院完整见证了鲁西南文教兴起、繁盛、重生的历程。其所承载的崇文重教传统、自由论辩的学术风气、济世安民的育人初心,穿越岁月,历久弥新,至今仍为菏泽文化传承与教育发展提供着丰厚的历史滋养。

张荣昌 荣玉扣



张荣昌 荣玉扣

鲁西南风情

装船

儿歌曰:黄河边,风雨连,防汛物资装大船。沙袋沉,缆绳紧,铁锹麻袋排得整。大船稳,漂浪平,备好物资护河庭。洪水来,不用惊,守护黄河保安宁。

在鲁西南黄河滩区,每逢汛期将至,最热闹也最紧张的场景,便是防汛物资装船启运。柳石、麻袋、木桩、草捆、绳索、铁锅、干粮,一船船从渡口运往险工段。装船、行船、护险,不止是抢险前的准备,更是一套完整的沿河民俗,藏着乡规、号子、禁忌与人情,代代流传。

旧时黄河大堤绵长,险工坝头多在河道转弯处,陆路难通,物资全靠木船水运。各村按老规矩出人出力:青壮年扛料抬石,妇女整理麻袋,老人张罗饭菜。

装船最有烟火气的民俗,是渡口上此起彼伏的黄河船工号子。众人排成一溜,扛着物资往船舱运送。领号的汉子扯开嗓子:“黄河涨水浪翻花哎——”“嗨哟!”“装好物资护大堤哎——”“嗨哟!”号子跟着脚步起落,压过涛声。

装船行船有不少禁忌:不说“翻、沉、漏、淹”等字眼;麻袋柳石摆放稳当;船头顺水流;船家不争吵骂河。物资装好,点香烛、放鞭炮,敬河神。

装船忙起来不分昼夜,堤上锅灶煎饼咸菜管够。谁家劳力生病,邻里顶替;船吃水太重,岸边人帮扶。一船物资,连着一村人心。

多少个汛期,鲁西南大堤靠一船船物资扛住了洪水冲击。如今运输多靠机械,木船装料渐少,号子声慢慢沉寂。

一船船防汛物资,满载滩区百姓敬畏大河、守望家园的赤诚,随滔滔河水代代代流传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麟州故地 瑞兽衔香

——从巨野馆藏铜甬端熏炉看祥瑞文化与香事文化的交融

巨野古名麟州,春秋“西狩获麟”的典故,沉淀下当地两千余年的祥瑞根脉。境内汉墓、古祠遗存丰厚,文脉薪火相传,孕育出底蕴深厚的本土香事文化。甬端是象征明君仁德的独角瑞兽,既可陈设于明清大殿,为皇家仪仗核心礼器;亦可安放于文人书斋,作伴读静心的焚香雅器。巨野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民间传世小型铜甬端熏炉,器型精巧质朴,串联起汉赋典籍、南朝符瑞、元代史事与明清宫廷礼制,是菏泽祥瑞文化与香俗文化交融的鲜活实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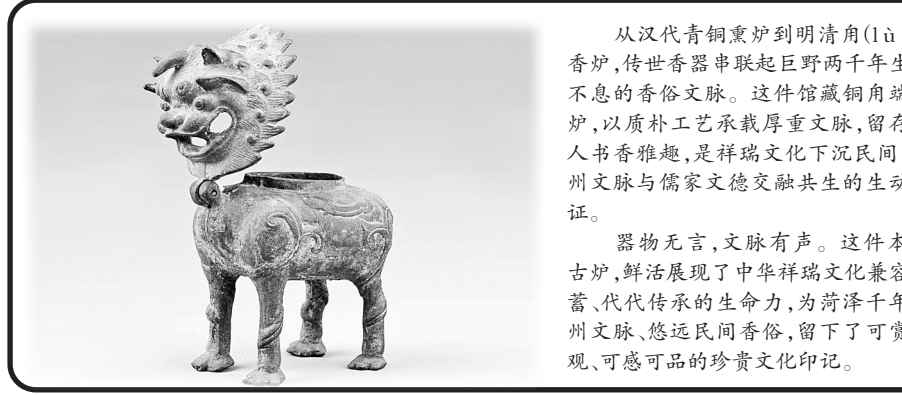
名物溯源:

从山野异兽到仁政瑞兽

“角端”之名首见于西汉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,文中将其与麒麟、騊駼(táo tú)并列,归为北方边地珍奇异兽,尚未赋予祥瑞内蕴。汉代纬书盛行,以异兽附会国运吉凶,为“角端”演变为祥瑞神兽埋下文化伏笔。

东晋郭璞《尔雅注》载:“似豹,角在鼻上,中作弓。”后世学者据此推测其原型为犀牛,尚无确切定论。南朝沈约《宋书·符瑞志下》首次系统构建“角端”祥瑞体系:“此兽日行万里,通晓四方各族语言,唯有明君勤政尚德、天下安定之时方才现世。”自此,“角端”正式成为感应仁政、专属圣主的祥瑞之兽。后世民间多写作“甬端”,“甬”为先秦固有古字,是瑞兽专用属字。清代官廷文书统一记作“角端”,民间器物则普遍通行“甬端”写法,官民各有沿袭。

《元史·耶律楚材传》记载,成吉思汗西征偶遇独角异兽,耶律楚材辨其名为“角端”,借瑞兽庆战好生之德劝谏君主罢兵安民,奠定了甬端崇德好生、祈安利民的核心文化意象。



器物观韵:

民间甬端熏炉的形制特色与朝野差异

巨野自古崇尚瑞兽文化,这件铜甬端熏炉源自民间旧藏,经馆方征集珍藏,是本地祥瑞文脉代代赓续的有力佐证。

器物为铜质一体铸造,通长12.8厘米、宽8.7厘米、高16.7厘米,体量精巧雅致,适配文人案头陈设。结合器型风格、传世包浆、失蜡铸造工艺综合判定,年代为明晚期至清代。整器纹饰素雅简淡,瑞兽昂首凝神、双目温润,独角微曲,颈鬃舒展卷曲,线条流畅婉转。兽首可掀开充当炉盖,兽身腹腔中空储放香料,口鼻贯通形成自然出烟通道,造型与实用融为一体。

熏炉经数百年焚香、人手摩挲,形成醇厚匀净的传世包浆。对比故宫馆藏明万历掐丝珐琅甬端皇家重器,这件民间铜炉仅以浅细阴线勾勒

纹饰,不尚繁饰、朴素内敛,尽显民间工艺重实用、轻浮华的审美特质。

明清用端礼器形成清晰朝野规制:宫廷大型甬端成对陈设大殿,烘托帝王威仪;民间小型熏炉小巧便携,多用于读书、抚琴、礼佛静心。二者差异,直观印证祥瑞文化自上而下浸润民间的传播脉络。

香事千年:

香具演变与甬端器物的文化内核

中华熏香文化绵延两千余年,鲁西南出土文物完整佐证本地香事发展轨迹。先秦民众焚烧兰、芷香草洁净居室;汉代丝绸之路开通,海外香料传入,熏香之风遍及朝野。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铜熏炉,实证汉代鲁西南贵族焚香雅俗。魏晋至两宋,香具逐步转为文房雅器,瓷、玉材质成为主流。

明清工匠巧妙融合瑞兽造型与焚香器具,甬端熏炉广为流传,蕴含深厚文化深意。焚香是文人书

斋核心雅事,可凝神静心,这件铜炉正是明清民间书香生活的真实缩影。用端通晓四方的祥瑞寓意,与焚香涤虑自省的境界呼应相融,寄托古人修身立德、期盼世安的愿景。海外香料燃起的袅袅青烟,契合甬端通达四海的意象,让儒道修身养心理念在香事中文交融,生动诠释了中华“器以载道”的文化内涵。

文脉共生:

鲁西南瑞兽文化的朝野同心底色

明清太和殿常设成对甬端熏香,寄托帝王万邦来朝的治国愿景。放眼鲁西南,曲阜石鼐用端镇守圣域、彰显文德;巨野民间熏炉陈设书斋、伴人修身,二者功用各异,却同源根植于齐鲁崇德向善的文化内核。

巨野麒麟文化与用端文化共生交融,与曲阜儒家文脉一脉相通,这件馆藏香炉是鲁西南地域文脉共生的珍贵物证。

民间常将甬端与獬豸(xiè sì)混淆,二者寓意场域截然不同:獬豸主律法公正、陈设官署,造型威严刚劲;甬端主文德仁政、陈设书斋祠堂,体态温润平和。民间工匠挣脱宫廷礼制束缚,删繁就简、留存神韵,让祥瑞文化扎根民间、润泽大众。

从皇家礼器、庙堂石雕到民间熏炉,用端器物始终延续崇德尚善内核,打破等级壁垒,成为贯通朝野的文化共鸣。

文/图 黄振华

在乡间,能把做饭当作行当、且技艺出类拔萃的手艺人,在鲁西南乡村有一个专属称呼——焗匠。

焗匠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乡村中专司宴席的土厨师,是鲁西南民间传统木匠、石匠、泥瓦匠、铁匠、篾匠、焗匠、錾补匠、剃头匠“八大匠”之一,是众多手艺行当里最具烟火气的技艺,镌刻着一代人珍贵的乡村宴席记忆。

翻阅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5版),“焗”为动词,特指利用蒸汽使密闭容器内食物熟透的烹调方法。该字普通话读第二声,在鲁西南乡间口音中读第一声。不同于酒楼饭店的精致烹调,乡间焗匠的技艺始终依托乡村土灶大锅、劈柴旺火,是原汁原味的民间厨艺传承。

往昔的鲁西南乡村,鲜有营业餐馆、常设酒席。谁家遇婚丧嫁娶、节庆喜事等宴席大事,宴请乡邻亲友,必会聘请手艺精湛的焗匠坐镇掌勺。每一位扎根乡里的焗匠,都身怀独门技艺,或是拿手蒸碗,或是地道爆炒,或是入味炖菜,稳稳撑起乡村宴席的体面与热闹。

乡间焗匠做菜,最讲究原汁原味、火候纯正。一口黝黑厚重的铸铁大锅,一方就地搭建的土灶台、干透耐烧的劈柴硬火,便是他们全部的厨具。旺火升腾,铁锅受热均匀,食材下锅滋滋作响,烟火气裹挟着菜肴、肉香扑面而来。柴火独有的质朴焦香渗入食材肌理,是现代燃气灶、电磁炉烹煮无法复刻的乡土风味。一桌乡村大席虽无精致摆盘,却凭醇厚地道的本味,让十里八乡食客垂涎不已。鲁西南乡间还流传着诸多宴席趣闻,衍生出“乔庄的大席——不用烫”等特色歇后语,盛赞席菜品量大、滋味足,也侧面印证了焗匠的精湛厨艺。

焗匠手艺不仅是一门谋生技艺,更有着世代恪守、薪火相传的行业规矩。旧时,这门手艺大多依靠家族内部延续、师徒口传心授,传承规矩森严,师门戒律严明,不得随意逾越。儿时,我常听父亲讲述一则旧事,道尽老一辈手艺人的坚守与执着。当地一位声名远扬的老焗匠,厨艺精湛,十里八乡办席皆争相延请。一次,其子随师学艺,菜品出锅香味俱佳,即将上桌之际,其子难抵诱惑,偷偷捏菜尝鲜,恰巧被老焗匠撞见。老焗匠当即拿起铁炉钩责罚,不慎将儿子嘴角钩破。

如今听闻此事,多数人倍感不可思议,但在旧时,“出锅之菜未上桌,绝不私尝”,是焗匠行当雷打不动的铁律。这份严苛规矩的背后,是手艺人对职业的敬畏之心,亦是传统手艺传承的不易之道。传统手艺习得从无捷径可走,鲁西南乡间自古流传老话“学艺三年,临走再给师傅挣一年钱”,道尽民间学艺的艰辛不易。

民间技艺素有“教会徒弟,饿死师傅”的说法,焗匠行当亦不例外。多数老师傅都会留存一手看家绝活,不会全盘倾授,这是旧时代手艺人的生存智慧,亦是传统手艺传承的缺憾。想要真正学成出师、立足乡里,徒弟既要承袭师门底蕴,更需日夜钻研打磨,在一次次掌勺实操中把控火候、精进厨艺。

时代更迭变迁,如今乡村宴席形式愈发多元,专业餐饮团队逐步取代了传统焗匠。老式土灶、劈柴旺火渐渐淡出大众视野,严苛刻板的旧行规也被温情包容取代。但焗匠这门乡土手艺,承载着鲁西南独特的民俗文化 with 烟火记忆,那些滚烫鲜香的大锅菜肴、匠人坚守初心的治艺准则,早已深深镌刻在乡土岁月里,成为鲁西南人心中最温暖、最难忘的故乡底色。

张长国

文化遗产在菏泽